



拐过桃岭“六道湾”

◎孙剑

从皖南川藏线西南入口进,一开始山路尚宽阔,远处群峰逶迤,徽派建筑隐在稻田深处,碧水青山环抱,盛夏绚烂里仿佛是水墨风景的写生。

皖南川藏线又称“江南天路,皖南318”,从泾县蔡村镇进入,出东边的宁国段,全长120公里,沿路皆深碧,湖水清澈,峡谷幽长。

进入桃岭公路六道湾,风景和惊险都开始提高了一个维度,群山连亘,苍翠峭拔,从山脚到山顶以“S”形顺山势而上,狭窄的公路两侧绝壁千仞,空谷幽深,急弯此消彼长,似玉带缠绕,层层迭起。右侧山石,嶙峋,斜侧,仿佛就要坍塌似的咄咄逼人,车子不敢靠近边线,怕碰撞山壁,又怕山石滚落。正当你小心翼翼驾驶的时候,冷不丁旁边疾驰一辆机车,“唔唔唔”的响声,直让你的心口吊到嗓子眼儿,后座的人也开始跟着紧张。到了转弯口,对面的护栏好像已经消失,眼里只有引擎盖和峡谷,车头像是腾空挂在悬崖上。晴空一碧,白云大团大团缠绵,仿佛伸手可以摘着,而此时摘白云的心思早已化作了虚无,只是紧紧握住方向盘。屏息凝视之间,仔细观察山道口的凸面镜,小心翼翼右转,看到镜子里有车来,下意识地轻轻带一下刹车。好不容易和对面会好车,刚走一两分钟,又遇转弯。连续拐弯,在油门和刹车之间互换的脚尖明显有了酸痛。遇左转,有时180度拐弯,向上又近乎垂直的陡坡,这时,车速必须慢而匀速,拐弯太大,车身会滑出;拐弯太小,会堵了对方车道,旁边又是深沟险壑,足够狰狞。

惊险之外也有惊奇。过二道湾的时候,竟然遇见了一只猴子。在这样的深山中交集,仿佛早就孕育于天荒地老的冥冥之中。我轻轻按了一下喇叭,它慢吞吞地走向护栏,一身棕褐色皮毛在烈日下发亮,它眨巴着眼睛看看你,尾巴像小鞭子似的,左右甩了几下。我们找了一些面包丢过去,它熟练地拆开袋子大口嚼了起来。后面的车也跟着停下,仿佛遇见了山里的隐者,纷纷拍起了照片和小视频。为了避免堵车,我们匆匆和它告别,情节简短,背后玄妙却似乎有些深邃。及至山巅,风悠悠空谷来兮,古人说的荡胸生层云,也许就是这样的。据说“六道湾”每一道都有一个名字:峰回路转、天地一线、云雾缭绕、千回百转、山峦叠翠、蓦然回首。

蓦然回首间,车子已进入宁国段,路面又宽阔了起来。回想刚才盘山的经历,还心有余悸。虽然没有在路上作过多停留,错过了一些经典景致,但一路收获了白云、溪水、青竹、群山……在一山一水之间,拐弯的过程中,遇不同的风景,何尝不是大山美的馈赠。

伴月
◎陈顺源



游常家河山楂小镇有感

◎杨光洲

甘肃省通渭县常家河镇位于陇中黄土高原深处,历史上干旱、贫穷。左宗棠曾称此地“苦瘠甲于天下”。联合国相关机构也认为这里“不适合人类居住”。

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,生于斯长于斯的常海增投资组织农民种植山楂,进而建起山楂小镇,实施农牧林综合开发和文化旅游。乡亲们脱贫了,常海增也被授予“全国脱贫

攻坚先进个人”称号。

山楂,如星星之火,点亮了黄土高坡上的共富梦。

新绿染荒山,
果红妆古塬。
开花洁胜雪,
结果赤如丹。
锄落穷根断,

苗长富路连。
谁言无舜禹?
小镇有新篇。

偏僻干旱贫穷,
世代缺衣腹空。
谁敢打破魔咒?
桑梓争颂海增!



是因为有惠琴

◎沈婵媛

我第一次见惠琴,是被邀请去她家玩。我们好几个朋友一同去的。那时,她居海安。正是春天,她家四周都是油菜花。孩子们很少见到乡野的花,在花道里欢快奔跑,脸上、发丝上、衣服上都沾染了油菜花粉。惠琴的先生有根当时在练小楷,写的字温和雅静,像油菜花的气息。我们都讨要了一张《琵琶行》。他喜欢捡拾碎瓷片。那些明清瓷片的图案真美,有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动物,有时竟是十分幸运,拾到的碎瓷片拼成了一个故事。惠琴也写字,另外还学古琴。

几年后,有根来通任,惠琴一家迁居军山。她拜梅庵王永昌为师,与老师极为投缘,先后学了二十支曲子。她的古琴有好几把,都有好听的名字,秋声、元雅、珠树、朗月。有一年暑假,六六忽然提出要习琴。我说:“让你学了美术,你要学音乐。如果让你学音乐,你又会提出学美术。”她摇着我的胳膊说:“我学音乐是对美术认知的有益补充,我肯定会好好学美术的。”我懂她的坏猫儿精来了。我只得把她送去惠琴家,也未正式拜师,惠琴也不计较,自此只要在通必去亦鹤居学琴。断断续续学了好几年,习得近十支曲子。我最喜听的是《酒狂》,整个人都会荡漾起来,感觉皮囊可以不要了。其他的曲子因我五音不

全,始终分辨不清。六六说:“在亦鹤居弹琴,旁边有一个空座位。”“那是给谁留的呢?”六六回:“鹤呀。”亦鹤居的门上有惠琴的自书对联:“茶烟轻与鹤同梦,诗榻静听琴所言。”大概也只有惠琴的家里可以有这样用心养护的鹤。

琴曲学成后,惠琴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书法上。当我们把大把时间抛掷的时候,她一直在写字。记得有一次,我们同去皖南采风,碰巧分在一间房,冲完凉,她穿着宽松的衣裳,端坐在书桌前练书法。山野里安静极了,唯有星星点点的虫鸣,她书写的侧影让我觉得这世间的美好竟是让女子占尽。

我平时不看帖,不练字,遇到书法纯凭感觉欣赏,内心特别喜欢书札。那种信笔书写的字里带有个人的情绪、时间的张力、空间的气息,是有温度的字、有情怀的字。我第一次见到惠琴的书札是在微信圈里,她写给春鸣的《邀友贴》。“春鸣吾友:入秋以来,早晚渐凉,今可得空一起漫步植物园。”散个步,还写个帖,天底下大概只有惠琴可以做到。

甲辰春日,惠琴喊我们去看展,是六幕的六人书展。惠琴所展的作品除了一副对联外,其余皆为书札。都是即兴记录访友、读书、生活的心得。比如“一株蜡梅来家已廿五年,年年盛花,今夏忽枯死一痛,

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。”再如“小书房窗前有一棵高大的香樟,风起时波浪似的叶子令人如置身山林之感。”还有“小猫满一岁了,趁今天被它攻击,该去绝育了。我和它两败俱伤。”纸张典雅,装裱好看,如同这个春天的颜色。字里行间爆响着的小火星,刚好是她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凝视。

惠琴平日沉醉于琴书世界,不问家务。而成全她美好如斯的是有根。有根放弃习字,初遇时就写得好,然而他不觉得可惜。成全惠琴的,不是功课,也不是修行,而是像日升月落一样自然而然。六六说,她学完琴离开,有根还在厨房里忙碌。有回,我们四个——惠琴、春鸣、希腊,还有我一起相聚,席间,希腊问惠琴:“你平时个会收衣服?”惠琴只是笑,我们仨气绝。惠琴温言道:“大家也都挺好的。”如果世上没有一个叫有根的男子作为丈夫的榜样,我们可能会觉得挺好的。希腊将世间男子分为两类:一类为有根,另一类为除有根外的其他。我们觉得这个分类不是悲观,而是合乎人类精神发展的未来趋向。我们也相信,有根会越来越多。

其实之所以有有根,是因为有惠琴,他俩是互相成全。惠琴的福报是我们羡慕不来的,她同神探李昌钰一样,是前世的和尚投胎而成今生。